三赞川剧《江姐》

【文艺评论】

□彭斯远

近日，重庆市川剧院创排的川剧《江姐》在四川大剧院上演，这也是该剧继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巡演后的又一次精彩亮相。我再度重温此剧，情不自禁发出三赞。

一赞对歌剧川剧化的成功。

著名艺术家阎肃1960年代创作的歌剧《江姐》，已是人们心目中的经典。重庆市川剧院将其改编为同名川剧，出色地做到了歌剧的川剧化，并成为该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年度红色经典大戏。

阎肃少时在渝生活、读书，他后来根据小说《红岩》创作的歌剧《江姐》就很有重庆元素。所以，对其进行川剧的移植改编，相对于其他戏曲形式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

二赞悲剧喜演。

该剧是描写江姐大义凛然为革命牺牲的英雄悲剧，但又富于喜剧手法，做到了悲剧喜演，全剧始终充满一种乐观向上的战斗激情。其中有两场戏让观众好欢乐——

一个匪兵在杨二嫂的小饭馆喝“霸王酒”，匪兵演得很无赖也很喜剧，杨二嫂的四川言子也让观众忍俊不禁。而这些喜剧表演其实是为情节服务的：化妆为食客的游击队员招待匪兵喝了酒，并从匪兵嘴里获取了信息。

另一场戏中，“蒋对章”与“江队长”的谐音，也着实攒足了笑点。

三赞独特的唱腔艺术。

“腔中有人，人活腔中。”川剧《江姐》的艺术成功，同时体现在人物特别是主角的唱腔设计和表演上。

江姐的唱腔不仅优美动听，而且配合剧情传达出了不同的情感表达。剧中江姐有八九段长短不同的唱段，而扮演者沈铁梅的每一段唱腔，都准确地体现了角色特定的感情。比如，江姐刚上场，在朝天门码头看见滚滚长江水，立即想起即将奔赴华蓥山开展游击战，其唱腔也就自然体现了她作为一个战士的慷慨豪迈。

当江姐来到华蓥山，无意中发现丈夫已被敌人残酷杀害，人头还被挂在城门上示众，她心如刀绞痛断肝肠。她想起昔日与丈夫并肩战斗，丈夫引导她进行入党宣誓，此情此景令她化悲痛为力量，重新燃起了继承先烈遗愿的斗争激情。

叛徒甫志高来诱骗江姐时，江姐唱道：“这地点重庆原本不知晓，他却讲老许同志亲口说；孙明霞分明已经遭逮捕，他却说身染重病受折磨。”江姐抓住对方言谈举止的矛盾之处，在心里问自己：“莫非他，他他他是毒蛇？”4个“他”字，表现了江姐从怀疑到认定对方是叛徒的极度愤懑，接着，川剧惯有的帮腔唱出“是毒蛇”。

这场戏还有一个以江、甫二人相互察言观色的智斗场面：

甫志高：（唱）她神色安稳难捉摸。

江姐：（唱）他狡诈阴险诡计多。

甫志高：（唱）且把她当鱼饵，再抓双枪老太婆。

江姐：（唱）拖住他不让走，免得战友遇风波。

甫志高：（唱）明枪容易防，暗箭最难躲，甫志高今日到此有把握。

江姐：（唱）只要组织得安全，个人的安危又算什么？

这段对唱虽然简短，甫志高的狡诈、阴险、毒辣，江姐的冷静、沉着、机智和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都充分展示了出来。这段唱腔安排，不仅用对比方式有力刻划了敌我双方的人物性格，而且，也尽情展现了川剧善于组织情节的艺术张力。这与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的“智斗”一场戏异曲同工，亦堪称经典。

老街河水流

□李晓

一场从凌晨3点开始下的大雨，让头天晚上就睡在社区值班室的老熊早早醒来。老熊身体里似乎有一个生物钟，这个钟里的发条，就是昼夜流淌的五桥河。

老熊，是万州区五桥街道五间桥社区党总支书记熊得詠。五桥河是长江一级支流，汩汩汩流过这个社区全境。每年到了7月，老熊和同事们就开始进入“战备状态”。

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些天，从早晨开始，雷电撕开蜘蛛网似的浓黑积雨云，天漏了。雨水哗哗中，一场特大洪水袭击老街全线，洪水咆哮着翻过了临河居民的屋顶，冲过了老街最高的树冠。在洪水漫过老街前，老熊便和同事们手拿小喇叭，沿着老街一路跌跌撞撞奔跑，敲响一家一家居民的门，高声喊：“洪水来了，洪水来了，快跑啊！”不少居民刚从睡梦中醒来，穿着拖鞋短裤就开跑。这场来势汹汹的洪水，直到中午时分才不甘心地缓缓退去，幸运的是，老街的数千居民在这场洪水中安然无恙，但财产受到了损失。

这场洪水，是41年后的再度相遇。1979年9月的一个深夜，老熊所在社区老街也经历过一场特大洪水袭击，洪水淹没了老街全境，几名居民被滔滔洪水卷走，成为老街人心里永远的痛。洪水把老街的一些土墙民房冲垮，居民们临河又建起了青砖小楼房，40多年时光漫漫，沿河的这些民房，浸透了岁月的包浆。

这条平时温顺的小河，是老街人心里的母亲河；那座横跨河流两岸的百年石拱桥，是老街人心里的老祖宗。

早些年，这条河流污染严重，臭气熏天，老熊和老街居民一样，心里着急，盼着环境改变的那一天早点到来。

17年前，老熊到社区工作，他和居民一起呼吁，让五桥河焕发新颜吧。后来，这条河流实施了综合整治项目，河床淤泥清除了，沿岸的污水管网工程实施了，管网进楼入户直接把污水收入管道进入排污处理系统。清粼粼的水流再度归来了，掬一捧河水起来，可以直接入口喝。水清岸绿、鱼翔浅底的河流，在老街居民欣喜的目光中如约而来。

去年夏天的洪水，再次给防汛工作敲响了警钟，各级部门也更加重视这条河流的安全度汛了，疏通五桥河的多条小支流、河床清淤等安全度汛举措常态化开展。老街居民家家户户都有了更深的防护意识。

今年初夏，老熊和老街另一个社区再次联合组织了防汛安全大演练，家家户户都来人参加，居民们说，这些都是为我们着想啊，必须来，必须来。

5年前，老熊便当上了五桥河的河段长，而今，巡河更成为他上班的规定工作。他说，有时在睡梦中也在河边疾走。巡河时，老熊沿着河岸边走边看，一些居民见到他，乐呵呵地喊他“熊大哥”。

巡河时，岸边哪儿有垃圾了、河面上哪儿有漂浮物了、哪儿有防汛隐患了，都得一个一个及时解决。老熊还常把河流情况通过图文发布到社区居民的微信群里，请居民做好监督，一同看护好亲亲五桥河。他的巡河记录也通过GPS定位系统，传输到上级单位的水情综合防御网络。今年汛期来临前，上级单位还在河岸安置了监控视频，水情监测情况实时传送到水旱防御中心。

去年入秋以来，老熊带领社区志愿者在河两岸栽植了三角梅、菊花、格桑花。而今，五桥河两岸花朵摇曳，绿树婆娑，百年老桥倒映在潺潺流水中，默默述说着光阴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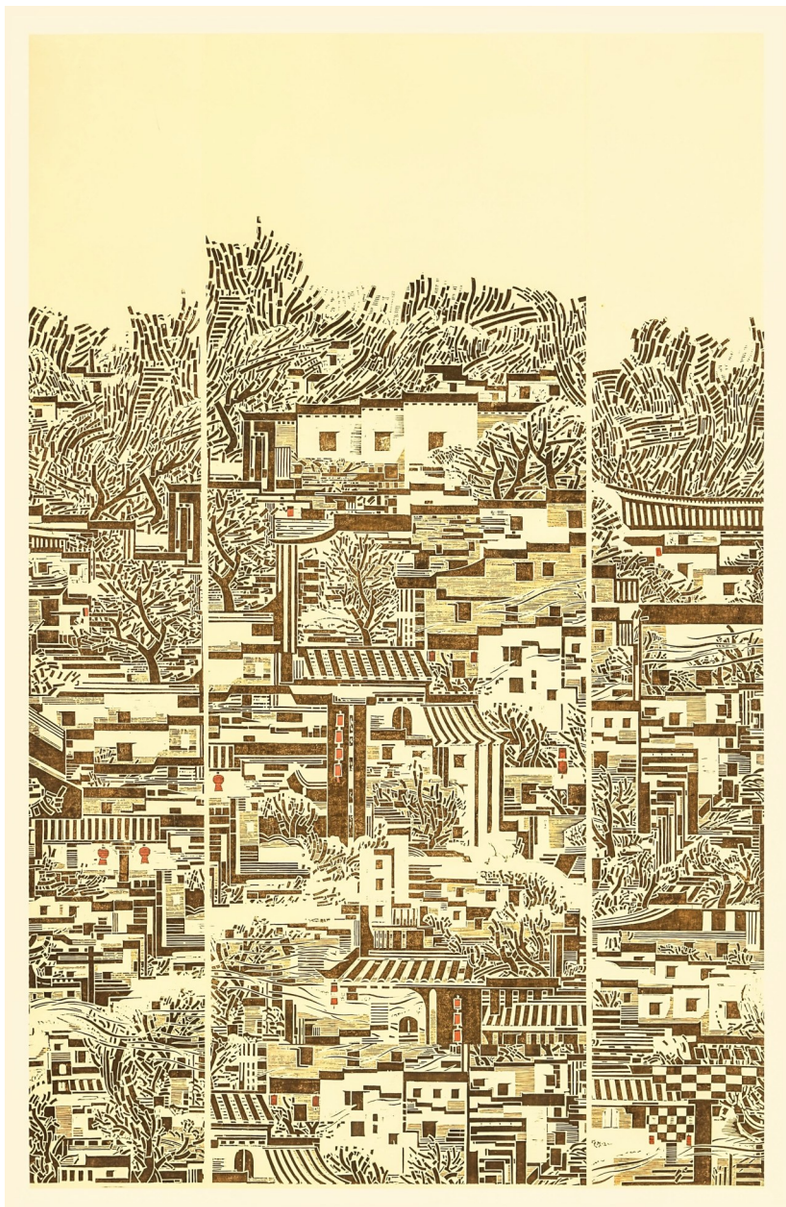
在老熊的感召下，老街居民自发行动起来，加入到悉心呵护河流的队伍中，主动打捞河面垃圾，打扫河岸清洁。70多岁的秦大爷，常年挎着一个篮子，用一把小镢头，一点一点地在河流两岸拣拾垃圾，他的身影也成为清清五桥河的一道风景。

老熊对居民们说，今年度汛，有我们在呢。老熊说的“我们”，除了社区干部，还有两百多人的志愿者队伍，哪里有需要，他们就出现在那里，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老街沿河两岸巡逻。

今夏的一个黄昏，我在老街的巷子里遇见了沿街巡逻的樊大哥。69岁的樊大哥，就是去年那场洪水过后带头给顽强老桥鞠躬致敬的老街人。他是一名社区小组长兼一个楼栋的楼长，刚从老街一家炉火熊熊锤声叮当的铁匠铺子里检查防火安全回来。

去年那场洪水过后，樊大哥便去买了一个小铜锣随身带着，他说，如果遇到大雨、河水上涨，他就敲打小铜锣，给沿河两岸的居民提个醒。樊大哥是老街供销社退休职工，儿子一次次恳请他搬到新城的家一同居住，都被老樊夫妇拒绝了。老樊说，老街的居民，还有五桥河，我心里丢不下啊。

漫过老街的风，捎带着河水绿荫中的清凉，弥漫着欢声笑语里的温润。百年老街，河水漫流，它流过老街人的心坎，在心上也垒积起了一个河床。河床之上，安卧的是老街人的悠悠岁月。



古镇新貌 版画 肖力

小暑大暑中的童年

□刘泽安

綦江清溪河边，小暑不知不觉来了，天气的变化已经比较明显，穿戴也明显少得多。

太阳从早上挂出来之后，阳光的强度要大得多，射出去都是火辣辣的。中午时分，连那长期在屋檐下趴着的小狗，也有点受不了毒辣的太阳，它把舌头伸出来，喘着一丝丝粗气，没有重大“敌情”是不会主动出击的。大地的暑热开始了，人们开始熬夏天了。

乡村的孩子们倒不怕暑热，热天是他们最喜欢的季节。中午，知了在太阳光下叫得厉害，也不知道是在发泄什么呢，还是在呼唤什么。树子长得高壮的，知了的叫声就越大、传得越远，但它的隐蔽性也好；树子矮矮的、叶子也不浓密的，知了一叫，就让孩子们知道了其藏身的地方。孩子们准备一根长长的竹竿，竹竿顶上绑着一个圆圈型的竹鞭，空空的竹鞭内网上一些蜘蛛网一样的、具有粘连性的一层膜，不要太结实，但一定要有伸缩性，不容易被撞破。

当知了在树上叫起来，孩子们便伸出竹竿，慢慢靠近，让其他伙伴偷偷摸摸接近树干，出其不意地用力撞击树干，把正叫得欢的知了吓得屁滚尿流，根本来不及思考和辨别逃跑的方向，一下子冲出来撞倒在网膜上。知了是越有阻挡越要往前冲的主儿，它挣扎的力道越大，反而被牢牢地被控制在网膜上，冲又冲不出去，退又退不回来。孩子们高兴极了，竹竿拿下来，把粘在网膜上的知了捉下来，放进一个空瓶子里。

小暑里，斗蟋蟀的游戏也好玩。蟋蟀常常躲在墙角落，它不叫的话，还真不容易捉住它。只有叽叽的声音传出来，孩子们寻着那声音，脚步轻轻地靠近那儿，摸准大概位置后，双手合拢罩下去，手心有痒痒的感觉，那蟋蟀就被捉住了。遇上有力量的大个头，那就是争斗的好手。几个小孩拿出各自的蟋蟀，放在一个笼子里，它们先是惺惺相惜，然后又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打起架来各不相让，谁的蟋蟀斗志昂扬，谁的赢面就大得多。赢了的孩子跳上三尺高，输了的埋下头，不被奚落就是好的。

小暑的日子好过，孩子们可以捉知了、洗河水澡、斗蟋蟀。心静自然凉，孩子们则是凉爽透心。

大暑的日子就不一样了。太阳出来亮晃晃，刺得眼睛生疼。

夏日的白天长长的，孩子们可以在乡村的好多角落里玩耍，可玩的游戏还真不少。黄昏时，他们三五成群跑到小河边，先是追逐那低低飞翔的蜻蜓，蜻蜓在河岸边的低矮处浅浅地飞，一会儿沾着表面的水，一会儿串上天空，但要想捉住它也是十分困难的。孩子们跳起来，手在空中乱舞一通，侥幸能碰到一下蜻蜓透明的翅膀。天空渐渐暗下来，蜻蜓都回窝了，孩子们不知它们的窝在哪里。只有等待那发着光的萤火虫，捉住就有光亮，黑暗也就不可怕了。

萤火虫在乱飞，孩子们在乱舞，那点点星火在黑夜中流动，一闪一闪的，真像一首首流动的小诗，夏夜里被孩子们诵读。当然，孩子们不是来读诗，也不是来欣赏风景的，他们一定要捉些萤火虫。捉上十来只萤火虫也不是难事，统统装进透明的瓶子里，它们一起闪烁着那点点亮光，汇聚一堂真的是像一盏油灯。豆大的光芒四射，特别是在黑夜里，那光就更加明亮。

暑天再热，大地再旱，村庄里的人们都会想办法对付。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，天热地旱看似是个自然现象，实质上同天人合一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理念有关，只有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大生态观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并践之于行动，那才是抵御酷暑的最好良药。

脆李六道菜

【食尚志】

□赵爽

7月，又到了脆李成熟的季节。

友人相约晚间一聚，品尝新上市的巫山脆李。我放下电话，心想：不吃鱼吃鸡吃火锅，吃李子？

准时赴约。不见友人身影，询问服务员，得知他正在备餐，我的好奇心瞬间又提升了一个等级。去往后厨，只见他身着厨师服，正在聚精会神地切李子。我没有作声，静静地在旁观看。

这位友人，是巫山闻名的美食家。记得一次山间出游，正值酷暑，一行人早已口干舌燥，而他却在烈日下采起了野草。几分钟后，借助简单的随身工具和几瓶矿泉水，他变出了一道青草汁饮料，我们一饮而下，顿感清凉。

而此刻，刚刚采摘下来的一颗颗脆李正在他锋利的刀下被切成四瓣，刀刃与李子接触的瞬间，伴随着清脆声响，似乎感觉得到脆李迸出的果汁，着实让人垂涎。

我迫不及待地走近，看到了桌下一大罐剁椒酱，“脆李配剁椒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对！这是第一道菜。”他又从案下端了一盘紫苏叶。剁椒酱、紫苏叶、切好的脆李在精致的小盆中被均匀搅拌。不一会儿，第一道菜——紫苏剁椒拌脆李便做好了。

我略有迟疑地夹起一块，慢慢地放入口中。刚入口是轻微的咸，紧接着，味蕾感受到了剁椒酱的微麻、微辣，随后马上又感觉到了脆李的酸甜。4种味道，极短的时间内接连冲击我的味蕾。真没想到，从来味觉迟钝的我，此时舌尖竟然如此敏感，几秒钟时间，咸、麻、辣、甜4种层次，像海浪涌来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第二道菜，脆李仍是主角。平底盘被切成小块的巫山脆李铺满，只见友人变戏法一样，从案下拿出一小罐粉末，用小汤匙均匀撒在脆李的果肉上。这道菜叫乌梅李子。秘制乌梅粉在新鲜的果肉上附着，入口的感觉简单纯粹，一个字：甜。但这个甜竟也有层次，乌梅的甜和脆李的酸甜在口中瞬间被舌尖捕捉。

第三道菜——话李。据称制作过程相当耗时，经过九蒸九晒等复杂的传统工艺，需精准把握每道工序的时长、温度等。其外形颜色近似话梅，味道回甘，一口生津，两口开胃。

第四道菜——李子果酱配薯条。薯条是用巫山当地的土豆炸成的，果酱以巫山脆李为原料熬制，无任何添加剂，蘸着吃别有一番风味。

第五道菜——泡李子。我又一次领略了泡菜坛的万能功用，居然可以用来泡李子。除了川渝传统的泡菜水和配料，还在坛中加入了巫山庙党。两三天时间，党参、脆李即晕染上了泡菜的神韵，味蕾又一次被强烈冲击。

第六道菜——脆李鸡丁。把仔公鸡鸡腿肉切成1.5公分见方的肉丁，脆李也切成小块，大火快炒。鸡丁入口滑嫩鲜香，脆李开胃下饭，二者相得益彰，色味俱佳。

脆李具有补中益气、养阴生津等功效，但因其果酸含量高，多食伤脾胃，引起胃痛。美食家友人对此当然了然于胸，他还特意煲了可与脆李中和的汤羹。

夏日观荷

□史良高

原以为，重庆是没有荷花的。山上是苍天林木和层层叠叠的高楼，山下是波涛滚滚的长江、嘉陵江，哪来荷花？

我的家乡则不然，那里河塘星罗棋布，夏秋之日荷花举目皆是，就连邻居小妹的名字，多半与莲、荷丝丝缕缕。旧居紧邻湖畔，整个夏天，少年的我，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，泡在湖水里，摘莲蓬，打荷叶，捅藕芯菜，嬉戏于万顷碧波之中。冠是绿荷，衫是绿荷，手里举的伞也是绿荷。在那个还没有煤球的日子里，家家炉灶里烧的也是荷叶；餐桌上不是素炒莲子、莲子蛋羹，就是莲子粥、莲子糊……

移居重庆后，夏天没有见到荷花，总觉得就像菜肴中缺油少盐，寡然无味。朋友说，不妨去华岩寺看看。

山寺何来荷花？我带着一团疑雾去了，哇噻！真的就见到一片荷的海洋。绿荷遮天蔽日，菡萏掩映其中。走到近前一看，原来那荷都无一例外地根植于钵盂之中，大则为缸为坛，小则为盆为钵，钵盂造型各异，品质以青花瓷和紫砂居多。一座山寺，淹没在一波一波的接天莲叶的苍翠之中，微风拂过，碧波荡漾，摇红叠翠，美不胜收。置身此境，真让人荡气回肠，浑身舒坦。

那次，我在山寺的清幽绿海里逗留了整整一天。

再度让我荡气回肠的是前不久去歌乐山。车子“跃上葱茏四百旋”之后，微风拂进车窗，有暗香徐来。那香，丝丝缕缕，沁人心脾，销魂蚀骨，是我这个生活在湖边的人极为熟悉的香。

莫非高山之上也有荷花？车门打开，面对眼前绿莹莹的一片，最先让我想到的不是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不是“荷叶罗裙一色裁”，而是“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可不是么？山村掩隐在绿树丛中，绿树与荷塘相依相拥，就像女娲娘娘遗落下的一块巨大的翡翠，成就了一池青荷。那天正是雨后初晴，山峦雾绕，一群刚刚出浴的凌波仙子若隐若现，荷叶上，荷瓣上，荷蕊上，莲蓬上，水珠晶莹剔透，是那么的静逸婀娜，那么的柔美圣洁。粉荷艳丽绝佳，白荷温润如玉，黄荷淡然雅洁，绿荷碧翠舒卷……

一阵山风吹来，裙裾翩翩，腰肢摇曳，蝶舞蜂飞，风情万种，恰似一曲优美的华尔兹。这是走过千年、沐过唐风宋雨的荷吗？我眼前看到的分明就是歌乐山上的荷。

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华。”荷花绽放在山顶，本是一种神奇，开得如此色彩缤纷，更是让人讶异。这歌乐山的荷，是山中清澈的山泉孕育了她的肢体，日精月华滋润了她的精魂，她植根淤泥，一尘不染；仰含清露、洁身自爱。

不知何时，氤氲迷蒙的荷叶丛中现出一叶扁舟，两位采莲女着青色碎花短褂，娉婷如莲。两人一个荡桨，一个采莲，十分和谐默契。很快，就淹没在藕花深处，引得岸上那些扛着“长枪短炮”的人一片惊呼，一阵骚动。

暮色四合，该下山了。可我迟迟不想离去，我想把自己留在歌乐山，留在这悦色荷塘。